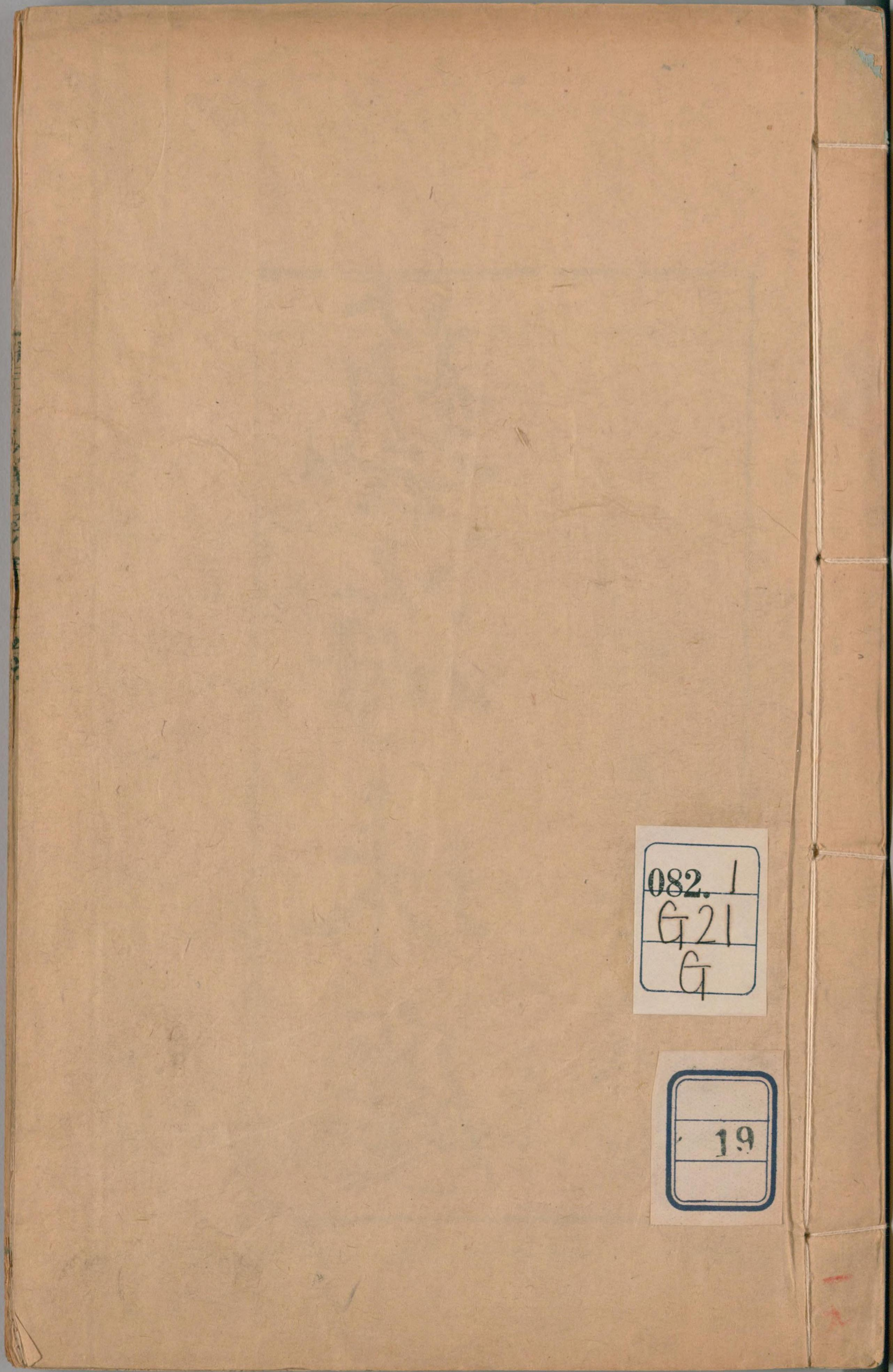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082.1
G21
G

1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絲

藝海珠塵

聽彝堂藏版

藝海珠塵絲集目錄

鄭敷文書說

舜典補亡

論語筆解

論語絕句

孟子外書注

駁五經異義

駁五經異義補遺

駁字分箋

武宗外紀

勝朝彤史拾遺記

二十種

宋鄭伯熊

皇朝毛奇齡

唐韓愈

宋張九成

宋劉攽

漢鄭元

皇朝程際盛

皇朝毛奇齡

同前

56849



藝海珠塵

蜀特札

東南防守利便

炳燭偶鈔

讀史論略

異魚圖贊

龜經

古算器考

歷學疑問補

半村野人閑談

抱璞簡記

一櫻屋詩稿

宋張唐英

宋呂祉

皇朝陸錫熊

皇朝杜詔

明楊慎

無名氏

皇朝梅文鼎

同前

明姜南

皇朝馮祝

藝海珠塵

學餘堂發兌經部書類

南匯 吳省蘭 泉之輯

江寧 秦承業 補之校

鄭敷文書說

鄭伯熊纂伯熊字景望温州永嘉人宋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以龍圖閣出知寧國府卒諡文肅

堯典中星

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自角至箕東方之

宿也是謂星火房心為大火舉中星自斗至壁北方之

宿也是謂星虛自奎至參西方之宿也是謂星昂自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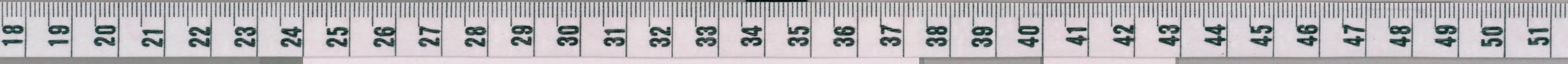
藝海珠塵 鄭敷文書說



至軫南方之宿也是謂星鳥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
居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
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惟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居
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在南以殷星昴在西星虛在北
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以正虛轉而東昴轉而
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以殷昴轉而東鳥轉
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以正鳥轉而東火
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以轉而南矣循環無窮大要如
是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日中宵中春秋分
也春陽故舉日秋陰故舉宵月令仲春仲秋皆云晝夜
分所以然者春分日在奎行西陸秋分日在角行東

陸黃道去極相
等故晝夜刻同
夜短仲冬日在壁行南陸去極遠故晝短夜長
鄭氏言中星所在皆自為考定與註疏舊說不同 按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

象以典刑舜嗣位之初巡狩既畢即首制刑書何也曰
始輕刑也古之世惟肉刑而已聖人之于斬割殺戮豈
忍也哉民習乎重不遽輕者勢也時雍之世刑措不用
於是制為輕典五流以宥其大者為鞭為扑以待其小
者猶以為未也又為贖以恕其情之有可矜與法之有
可疑者肉刑蓋將無用矣而不敢廢也以示民使終知
所避耳古所謂畫象而民不犯者豈虛語哉案此駁漢
書引荀卿



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故刑罰之輕重亦隨時之
汗隆自虞夏之衰訖于商季意其姦日勝而刑日加重
也及周之初頑民未化逮夫百年之間始復虞夏之舊
呂刑之書是也唐虞成周所以號泰和之極者以此然
五刑三千皆有贖何也人之常情創見則震駭習熟于
耳目則易玩因斯民遠罪自愛之心而弛其斬割殺戮
可駭之事詳爲贖法以待其有時而入刑者所以養其
自愛重犯法之心也嗚呼仁矣舜之贖刑其條目不可
得而知矣觀呂刑之序謂之訓夏其詳畧之意亦可想
也且四凶之惡以孔子誅少正卯言之宜若不可以並

生然止于流放竄殛者蓋以流宥之也其敘四凶之罪
于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諸語已用輕典之後所以不殺
歟然舜之典輕矣猶曰惟刑之恤哉蓋輕典亦憂其或
用也穆王之贖刑已詳矣猶曰朕言多懼者雖贖而猶
恐其或誤也嗚呼有國者何可不識此心哉典獄者何
可不識此心哉

蒙論堯舜之世一用輕刑之說近熟思之不可不辨觀
臯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養發
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
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



刑亦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冒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之爲寃而姦民之犯于有司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

驩兜共工之徒其惡著於心在堯舜朝久矣而不敢少肆者堯之心如水鏡之於物其妍醜不吾欺也而人之

鑑於水鏡者豈得自隱哉彼其心蓋知夫堯之見之如見肺肝恐懼慚縮之不暇而暇惡之肆乎惡無所肆而才爲世用其假息於堯之世宜也聖人之於人雖不可化亦曰姑惟教之化之未格亦曰姑惟俟之俟之久矣而終不吾化則所謂不移之愚而怙終之刑所不得而宥也且堯之德輝被乎四表鳥獸知之而況於人乎民變時雍而況在朝廷之上日邇清光者乎終堯之世而不變是無時而變矣豈得留在庶頑之列以俟其格哉然四子之心術堯舜知之固也朝廷之士且不知顧方以爲賢而薦之一誅而天下咸服何也自堯舜發其心



術之秘而朝廷之士察之矣凡小人之惡未嘗不包蓄然未有終能忍而不泄者未嘗不掩覆亦未有終能護而不彰者舜興於畎畝之中羣臣天下之所安而小人之所不悅也其所包蓄者泄而掩覆者著矣亦幸而在於用輕典之世哉

而難任人

任人何與乎蠻夷曰遠人不服非內政之不修則邊隙罔開也任人善以柔佞軟熟而盡君之心術逢君之所好一爲所惑則必怠忽而荒政或好大而喜功治紊而亂形且兆何以服乎蠻夷故惟敬德不怠安靜無欲者

遠人之所慕而小人之無所利者也

五刑有服

舜之繼堯以州則增而益以刑則輕而詳州之益聲教暨遠也刑之輕於變之後也然觀鞭扑流贖之設肉刑宜若遂措而臯陶作士猶曰五刑有服何也聖人愛天下之心雖無刑焉可也力行吾德以善天下之俗俗善矣而不敢必吾之德能使天下人皆稷契家皆臯夔也此五刑五流猶以並告臯陶歟三就者就輕就重與就輕重之中三居者居遠居近與居遠近之中苟刑入於宥則以輕重遠近對處蓋原情而用法也說者以原野



朝市爲三就猶可也

案此鄭康成王肅之說

以四裔與九州千里

之外爲三居

案此說本孔傳

則非古法之意也何者墨居五刑

之至輕宥而流之有五以爲輕重之差耳而或以四裔

九州千里爲三則輕無所準矣故爲輕重遠近之說者

庶幾得其情乎蓋罪一也而情各有三焉一而三之不

厭其詳所以求失情之

闕二

也如得其情則無厭乎愈

詳矣穆王五刑之屬三千而疑赦之罰亦三千非密也

寬也其寬者何也使凡有罪者皆得以入于罰也由是

言之以情議罪者果無厭乎法之詳也

書序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

古者先德而後力貴謀而賤功故出師必受成于學而

折馘執俘反必以告其意深矣惟此義不明然後有廉

頗之事而被堅執銳野戰畧地者欲以居文墨議論之

上此後世之通患也大禹之功非後世之所謂功也聖

人猶屈之於臯陶之下其敘書曰臯陶矢厥謨禹成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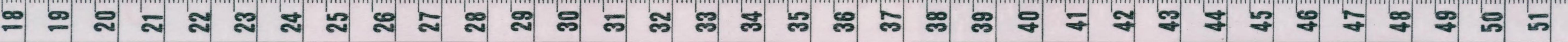
功蓋功未有不出於謨而宣力四方者不得先於朝堂

之論以此示後世則國正而朝廷嚴驕蹇怨懟之意銷

而飛揚跋扈之心不萌上下相安而禍亂不作矣

汝惟不矜

不矜不伐至公無我之心也舉天下之善安而行無所



累于心故無驕矜之氣天德也禹之所優而顏子之所願也益萬善本吾性之所固有學至于聖賢于性無所加益而缺一焉則不足以爲盡性知此則任重道遠惟日不足矣尚何敢矜之有進此而安焉則達乎天德矣
謙受益滿招損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帝王之家法也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智且敬矣而人未遽吾聽焉不遽責夫人也曰是吾仁智且敬有所未盡而姑勉焉爾此帝王之心術也舜之誅四凶禹之戮防风豈惟刑施而民悅哉由

其遷善遠罪心化於冥冥之中者蓋多矣死者一二而
生者不可勝算聖人之心亦可以無憾矣其心曰吾居
人上而有不中不才之子弟尚足以爲賢父兄乎鳥獸
草木不遂其性吾心戚焉斯人也而有死於刀鋸斧鉞
者尚足以爲盛德事乎故其視天下之人雖強悍抗戾
勞之來之而不知吾仁正之直之而不知吾義輔之翼
之而不知吾德忿疾之氣終不設於心而自視歉然若
有以深負於吾民也夫帝王之兵無闕而後動其省躬
也至矣其含容隱忍而俟之也久矣其教詔誨諭也勤
矣然謂吾兵爲無闕謂吾省躬爲無愧謂吾容之教之

藝海珠塵 卷之七
七
爲無餘力遽然自以爲足則非所謂純亦不已謙尊而
光樂天而無競任物而無我者故曰滿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唐虞之君臣其自牧之道蓋如此征苗之後所
以班師而不疑也且帝常事親矣何罪之可負何慝之
可引夔夔齊慄若無所容其身於天地之間不曰吾子
職已修而無異也吾孝心已盡而無慝也底豫而不格
姦卽是心無間斷之所感耳然則舉帝是心而感之有
苗蓋已然之效孰曰不可而必兵之用哉禹師還而帝
德敷于羽舞而苗民格果無用乎兵而可也舜禹益之
心其無憾矣

作服汝明

日月星辰之運行以成歲山之鎮物龍之變化華蟲之
文明彝取其孝思藻取其潔火取其烈粉米取其利物
黼取其斷黻取其辨皆君德也被其象思其義行其德
如几杖盤盂之銘如珩璜琚瑀之節奏如干戚羽旄之
闕二字如金石絲竹之淳和以警其怠而勉其修以思其
闕而補其全以防其邪而輔其正以滌其昏而開其明
夫豈徒致飾以華其躬寓數以示等威而已古之制作
者必陳其義以示人簠簋尊彝祝敔箎篥之類物有其
飾飾有其義不苟然也况垂衣以臨百官以治萬民豈

獨致飾寓數之爲哉服是服者必全是德一德不備則
不足以臨民故曰觀其象必惕然而三省焉此亦自牧
之一端也左右前後輔弼之臣日侍君側以獻可替否
繩愆糾繆爲職者也觀衣裳之象以默察君之德其全
乎其有所不足乎其修乎其亦有所忽乎吁哉之辭更
唱互嘆使其君左顧右盼凜乎不敢少肆非深明其義
孰能致君於寡過進德之地乎此舜有汝明之戒望於
作耳目之官也蓋古者服以象德謂服是服者宜其有
是德以稱之公卿大夫士以下禮章不同必惟德之稱
則其義一也然則君天下者其德可不備乎

夔論樂之效

舜憂庶頑讒說曰撻以記之否則威之禹則曰帝光天
之下誰敢不遜舜曰臯陶方施象刑夔則曰予樂之作
幽如神明而來格器如虞賓而在位微而鳥獸則率舞
靈而鳳凰則來儀況於人乎樂若是況於德乎至此則
禹所謂車服以庸亦末也況於撻之威之刑之乎其君
臣之間所相戒相勉者其道則不費而民勸不怒而民
威於斧鉞篤恭而天下平進而至於無聲無臭斯至耳
故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後世有
作者虞舜弗可及也矣

因民弗忍距于河

桀紂之惡極矣民不忍貳而諸侯不敢亟叛以先王之
餘德遺澤在人者不能忘也太康盤游無度固爲失德
然非若桀紂之暴虐也民遽攜貳而后羿因得以奪之
何哉禹躬成五服其德在諸侯未遠也而王室有大難
天下莫有勤王之舉而五子御母篳于洛汭亦無有矜
憐而恤救之者又何哉蓋嘗謂唐虞之世其民愛之敬
之畏之不敢少肆於上而神器之去留一聽於民而不
敢爲己私有也盛哉唐虞之關二民也若保赤子若承
大祭若臨大威以下闕之怨惴惴惟恐小失其意而潰

裂四出不可收拾也帝者以來其道常然民久習而安
焉一旦乃有逸豫游畋之君輕棄其民去其國都歷久
弗反恬無愛之畏之之意豈不甚怪矣哉其攜貳而不
忍非弗念先王之德也譬如孩提之童安於慈愛之父
母勤劬之保傅未嘗有所拂意一旦惘然孤立遇弗友
愛之兄棄之而不恤則其愁苦無聊啼號而不禁者非
憤其兄乃追念父母之恩耳是則民之貳太康也是乃
所以思禹之德也觀歌之一章則知太康之所以失矣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私其子故堯不以天
下私丹朱而傳之舜舜不以天下私商均而傳之禹朱

均之不肖固也使朱均賢如臯夔益稷之徒堯舜亦不肯舍聖而授之賢也何者天下者至公之器也傳之賢者至公也天下有聖人焉舍聖而授賢則亦非公也私也堯舜不特不以天下私其子亦不敢與諸臯夔益稷之徒故禹之讓于臯陶誠切懇到至于數四非偽也而舜命不易焉循至公之理而已禹治變唐虞法而傳其子啟之賢謳歌獄訟之所歸猶可言也再傳于太康而遂失邦余是以知至公之器不可以爲已有而望子孫之不遺也然禹雖傳之子孫其心與堯舜之心一耳以太康之逸豫苟有聖賢出而代之禹固樂乎天下之得

其所也當是時四方諸侯環視而莫之救非厭乎禹德也觀堯舜之至公而知禹之心憂天下之諸侯不恤吾民而不憂吾子孫之失天下也使有恤民者起而正之猶之乎揖遜與賢也何擇焉羿逐太康而立仲康未負於禹也惟其積心之不出此是以假之而遂歸耳夏書四篇甘之戰非盛德事也五子之歌見命之中絕矣聖人蓋傷之也然則禹之變堯舜與賢之法非矣而何以爲聖蓋自時之汙隆言之禹爲慮天下之審也

案此說畧本韓

子禹

問自大道言之賢而與又不可必得則傳子爲常法

耳然論唐虞夏之道則甘誓以下爲德衰論夏道之中



藝海珠塵 卷之十一
絕則責有歸焉敘言太康失邦不待絕而罪已見曰昆
弟五人須于洛汭雖許其親親之怨亦責五子之不能
自強也夫

傲擾天紀

帝王之政莫先於畏天平居岌岌然省已修德惟恐天
威之來蓋欲銷之於冥冥之中不待其已形而後懼也
故二典之書於天人之際至嚴一篇數百言而命羲和
之說居其半舜初卽位首齊七政其於天道何其謹也
以後世觀之某月朔日當食有司必先期以告天子詔
百官執事修德刑以待之其日天子易服避殿減膳徹

樂百官守局以俟天變其嚴猶如此況堯之君乎司天
文者敢有弗虔其職乎酒荒于邑日食不知使君臣上
下不得敬戒以祇天譴由後世言之誅不赦可也況守
唐虞之法者哉此廢時亂日之罪所以必征而虞夏之
道於是乎不絕矣蓋虞夏之道畏天也有扈之征侮五
行而棄三正也雖德衰而至乎與諸侯戰然其事猶虞
夏之所謹也逸豫而失邦弗克畏天也昏迷于天象而
征伐行焉夏道其復興乎肇位于亂亡之後而舉動若
此其知所本矣當是時強臣擅命四方之諸侯必有相
和而跋扈者矣仲康之師不先焉而惟廢時亂日之是



先可不謂知所本乎可不謂堯舜之用心乎故夏書二篇皆畏天重民之事堯舜禹之心也仲尼定書之意蓋如此允侯往往征之者非征伐自侯出也是謀蓋出於允侯也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至工執藝事以諫蓋言先王克謹天戒於未然之前採臣民之言以省己修德不待天戒已形而後懼也日有食之天變之至大者羲和之職推步而前知者也今辰弗集于房不先期以告奏鼓馳走矣而猶罔聞知其罪可勝誅哉其在政典先時後時猶殺無赦況迷天象至此極乎言其罪之重也夫以荒淫之人顛覆厥德則王師之來未必無拒命之事

沈湎之居於民上必有汙染俱化之人然非夫人之罪也故玉石俱焚允侯懼焉夫不輕于淫泆之一夫而恐兵威之濫乎無辜戒之至也末稱威克厥愛以戒衆士猶言弗待刑戮也舍刑戮而言威愛之相勝若曰軍中之事無姑息焉耳則其仁矣觀允侯誓師之言則其賢可知仲康初政能用允侯而舉動若此此其所以反虞夏之道是夏道中興之象而世祚賴以復延聖人所以取是書之意乎先儒於此篇疑焉者蓋以廢時亂政之弗知日食之事爲輕故也其未之思乎

案鄭氏此條專以
敷正蘇氏書輔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夏之衰諸侯不循軌者多矣湯征諸侯始以不祀征葛
慢神之大罪也慢神則無所不至亦猶武王數紂之罪
也伊尹適夏猶武王觀政于商伊尹復歸亳則桀無復
悛改之理然後湯師興焉湯誓之敘曰伊尹相湯代桀
言湯之伐桀必俟伊尹未歸則桀猶可爲也此與予小
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之意同惜乎汝鳩汝方二篇
之亡也觀伊尹往來夏商則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不專
歸之湯復何歸哉嗚呼桀紂之惡極矣湯武之舉遲疑
詳緩乃如此魏晉之事固不足道立人之朝君未至於
不可諫而謂其君不能者孟子謂之賊其君信不誣矣

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

伐桀聲罪也升陟不避險阻正兵也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危之也何危乎推湯之本心也兵者聖人之所畏雖
以至仁伐至不仁鋒刃既接勝負之形不可必勝則出
民塗炭之中不勝則天下貿貿然將復何恃以歸乎危
之故勝之勝之則子畏上帝之責始塞矣大賚孳戮驅
誘之術無遺力焉非得已也其心危也夫揖遜與賢而
繼以世及又繼以兵取時變愈下視古愧焉而不辭天
下之惡名以救斯世不避後世之口實以關二世昔所

藝海珠塵
未嘗有而自我爲之雖時有汗隆而理無彼此因時乘
理聖之時中而回視唐虞之道有不可及之世下視萬
世有亂名實之禍此湯之所甚懼而不忘也雖然後世
聖人不幸遇斯世天下望其來蘇如旱雲時雨能不恤
吾身起而應之滌煩燥毒舉道暵之人而置之清闕之
地澤焦潤枯起復秀之苗於已死之餘湯之所甚懼而
不敢釋然者至此可無憾矣故武王曰取彼凶殘我伐
用張于湯有光使天下後世無桀則已天下後世而有
桀負湯之德居湯之地處湯之時坐視赤子之在水火
而不知救其爲慙德抑有甚焉故至仁之舉口實之懼

以救生人以律萬世雖處時之不幸而終無跋扈之象
瞻前顧後原始要終委蛇曲折無所不至其道蓋如此
孟津之渡升陞之正也牧野之戰鳴條之危也數紂之
罪若有涼德焉武王之心其又危於湯哉武庚之不叛
則適命不黜不逆其必畔而立之武王之心其無憾矣
嗚呼湯之德至是愈光矣而後世亂臣賊子尚敢假其
名以欺天下而匹夫匹婦卒不眩其名忠臣義士得以
伸其志者由湯武之德皎然可以戶曉也此聖人所以
爲時中而無忌憚者不得以亂名實歟

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古者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社稷諸侯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非有危社稷之行而旱乾水溢則神之責也故變置社稷聖人會萬物於一身通隱顯于一理故立法舉事如此夫旱乾水溢而變社稷則國亡而社稷遷宜矣然桀之亡也豈神之責哉勝夏之後欲遷其社而湯獨不可特屋之以示戒若曰是其君之罪非神之責耳蓋君者民之主一失其道則民失所庇而神失所依屋社而不遷專責君以示戒此作夏社之意也後世有屋社之制計必始于湯理或然歟使湯之前已舉此義則夏社一篇必不作也

書序遂伐三腹俘厥寶玉

三腹桀所奔也寶玉夏之器璜之類是也胡先生曰古者寶玉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告終易代洪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矢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必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夫以一器一物傳之先王者猶謹如此況神器之大者乎謹其小所以警其大者寶典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而無德則失亦可常乎是義也於顧命之篇見其詳

案鄭氏所釋顧命之義今闕

仲虺之誥

驕心害德雖聖人亦畏之故以舜命征有苗而益以爲
病其言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況於人乎湯勝夏
而還未至國都而慙德形焉此其賢臣所以獨幸而喜
夫以將天明威而下順乎民黜伏罪人而上應乎天福
善禍淫之道得以不替塗炭水火之民得以更生自舜
禹以降厥功茂矣顧不以爲善而以爲懼不以爲滿而
以爲不足是心也崇德之原致治之本也仲虺於是作
誥以陳其應天順人之不可已又因其不自滿假之美
而將順之使之終始如一而不忘此心故曰德日新萬
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

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夫驕盈自滿之心其端
甚微積而至於耻聞過失好勝人騁辨給眩聰明厲威
嚴恣強愎則甘受佞辭而邪諂日親惡聞忠諫而正直
日疏賢人君子高舉遠引而人君之勢日孤竄斥殺戮
肆行而不忌天下之心日離甚則骨肉怨叛而趨於亡
矣可不畏哉夫將順其嫩則小善可以成德正救其隱
則小惡不能以害善此以道事君者精術之妙用如孝
子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闕二引詩以斷事君之章所
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故勝夏之慚湯之所以不釋桀
而仲虺所以爲喜也齊威公勝楚而執濤塗衛獻公入

國而領逆者境變於前而心爲之易位一息之間驕敬
異狀血氣之易勝而善心之難存也如此大垌之慚終
身勿忘斯可已故以謹厥終惟其始之戒卒焉歸毫之
誥有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
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之言蓋因仲虺之言益知
所警也咎單作書明其居成功之道亦仲虺之意哉然
不可得而臆之矣

伊尹放太甲

昔仲尼作春秋其於君臣之分甚嚴至以天討加有罪
則雖尊而不廢法雖貴而不弛刑蓋幾於用湯武之權

矣是何也嘗觀唐虞之書有曰衆非元后何載后非衆
罔與守邦其稱民后若無輕重者自天爲民立君言之
畧勢分也孟子則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其稱君
民若甚倒置者爲牛羊用人者言之進湯武也故道有
正有權正以體常權以通變常不過中變不失正權也
者聖人之時中然小人用之則無忌憚是以聖人之語
權必凜然有憂天下後世之意至其身臨之而亦不敢
避也太甲之初伊尹作三書以訓之今存者一篇其言
祖宗之訓天人之理前世存亡之戒詳矣猶不惠於阿
衡則繼以苦言聳勸而警懼之其曰惟尹躬先見于西



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警懼之至也古之仁人君子立人之朝其君不明度已之不能正也則去之而不食其祿不任其事君子許其爲知幾其情不忍捨去與義不可去者則苦言極諫而繼之以死君子許其爲盡節過此則有孟子所謂貴戚之卿反覆諫之而不聽則易位者迹雖不同要皆君臣之罔終者也伊尹之於成湯豈獨貴戚之比而其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又豈拘拘爲賢者之守節哉故曰伊尹爲是言也所以深警太甲也夫危痛警切之言豈伊尹之所忍發吾以爲懼而彼由之

以爲常而若弗聞也則其性淪於所習之中而惡且成矣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君子不以罪霍子孟伊尹獨敢負成湯乎是以不得已而出於權而非心之所安也故其自言曰子弗狎于弗順而孔子序書直書之曰放且君薨聽於冢宰三年古之人皆然伊尹何病蓋居憂禮也而未有居於外者君居於外非主也是啟天下後世篡廢奪攘之漸也是以仲尼定書於湯武伊周之事皆有所甚懼焉仲尼之所懼伊尹因亦懼之矣直書曰放伊尹所不敢辭也夫以伊尹之聖伐桀之事湯不敢自爲遲速進退而一惟命自後子孫之托夫何所疑而

營桐宮以居憂適先王以思訓畢喪三年冕服奉歸終始之際伊尹亦何憾而其心獨矍矍焉至聖人序書猶謂之放以見冠履之分堂陛之勢天尊地卑之義毫髮不可紊分寸不可移也以此防民亂臣賊子猶以藉口聖人烏得而不懼故曰聖人之語權必凜然有憂慮天下後世之意況其用之者敢以爲常而不懼哉然則虞書之言自君上而言也孟子之諭救時不得已之意也春秋之法以天道自處兼堯舜湯武之事也書之序春秋之法也其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云者爲桐宮之營張本以明伊尹之初心也曰太甲

既立不明者危成湯之業也曰伊尹放諸桐者伊尹不得已之權而爲法受惡也曰三年復歸于亳思庸敘伊尹之績也太甲克終允德而後歸乃序思庸於歸亳之下者以明喪畢則歸而非放雪伊尹之慚德也曰伊尹咸有一德者以明伊尹之於太甲其出其歸皆志於成其德也夫然後伊尹之志較然昭著於天下後世匹夫匹婦之所共志藉口以濟其私者不得以欺匹夫匹婦夫惟匹夫匹婦不可以名欺則亂臣賊子不得以綏其惡而篡弒奪攘之禍庶幾少息矣聖人於太甲之書反覆致意體常而盡變存正以明權故曰春秋之法或曰

伊尹之於太甲能必其悔過否乎曰然使太甲不明在未立之前則湯未必以傳太甲惟其既登尊位乍處崇高富貴而動其欲也故曰既立不明夫動欲於富貴惟置之於不見可欲之地則本心既蝕而復明天理欲晦而復昭矣此必然之理而伊尹所以必太甲之能悔也觀太甲怨艾之言則其知悔也至矣可不謂賢乎不然何以能甘澹泊於三年之久而無過舉也竊意太甲所謂欲敗度縱敗禮者蓋以微見於視聽言動之間出入起居之際伊尹不待其流而救之故其悔過也易豈若漢羣臣數昌邑之罪也哉觀乎此則霍子孟所謂功者

尚不足云矣

有其善喪厥善

伊尹將告歸戒太甲者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傅說戒高宗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蓋未免於戒也若夫禹治水湯勝夏武克商拯民於昏墊塗炭之中其功德大矣益之戒猶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仲虺之戒猶曰志自滿九族乃離召公之戒猶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三代之臣所以告戒其君皆勤勤於是不謀而同何也蓋謙則虛虛則能受天下之善而來天下之賢夫以天下之善歸於

已而賢又樂告以善道則內以成德外以出治豈不有
餘裕哉滿則寔寔則忠嘉之言不能入而賢者望其顏
色而去之以一人之智慮自用於天下小臣諛大臣欺
禍亂之形已成而無有告之者俄焉覆亡而不自知此
必然之勢也故以禹湯武王之聖其於運獨智以馭四
海若有餘力而其臣猶不忘此戒而堯舜之盛稱其德
者亦不過曰允恭克遜舍已從人取人爲善則知所謂
謙者帝德王功之所由終也其在周易曰謙謙曰勞謙
者自牧之至也曰撝謙曰鳴謙者發於聲音笑貌無所
歉也凡卦之體吉凶悔吝錯居六位有吉而無凶有利

而無悔惟謙爲然故爲天道之所益鬼神之所福人道
之所好可以涉大川可以服萬民可以用侵伐可以保
終吉聖人極口贊之以示天下後世其意切矣三代而
下時君世主其德之優劣世之盛衰治亂往往其原皆
出於此其間能因事省警常懼此心之或怠者其可不
謂究物理達治道者哉貞觀八年有星孛於虛危歷於
氏太宗問虞世南曰是何妖也對曰願陛下勿以功高
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大平而自驕惰克終若始彗何足
憂太宗曰吾十有八舉義二十四定天下二十九卽帝
位三代以來撥亂之主莫能臻於此頗有自矜之意而

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帝見變良以是乎十有一日而彗滅嗚呼人主一有驕心而星辰爲之變異心一知過而天意爲之昭回帝王於此兢兢而不敢忽良以是也夫以太宗撥亂之才勝殘之仁混一區宇以致太平史臣以此迹湯武庶幾成湯功德兼隆自漢以來蓋未之有而小心兢畏知自矜輕士之害德而深悔之也後世之君未有太宗之功業自以帝王莫及忽天變而不懼棄賢人而不思固無三代之臣而如世南之善救其君之心術亦不可得也豈不殆哉余讀唐會要因竊思太宗之所以能好賢樂善屈己從諫以致貞觀之治

者蓋本此心之謙虛而向時驕悍不顧之氣象亦銷矣然其晚年矜己好大勉強聽言或至怫怒導人使諫之風寢不復見豈讓德之衰而驕氣象之老不自克而賢人君子皆已亡邪此又余之所歎息也

惟先格王正厥事

先格王者先格王心之非也祭有常禮謂之典祀不可豐也不可殺也殺則慢神豐則有微福者焉於豐殺而知心術之差也繹祭禮也高宗之繹其必有加厚而過禮者發於心術之微見於薦享之際此心一動而物祥應焉人君心術不可不謹也如此蓋加厚而過禮是必



微福之心微福之心萌於畏死而貪生其甚則有淫祀而求神仙如秦始皇漢武帝唐明皇其心愈遠豈不可畏哉故祖已謂當先格此心於是推天命之常理降年修短惟在乎人爲而天時應之耳人君之職專在於敬民一舉一動無非繼天爲民者一念之差則舉動失而天意爲之變矣其可容私昵之意於事神乎不聽罪者不知過也孚命者天以祥異戒之其爲甚信而不虛應也

西伯戡黎

文王用師如侵共邊密非一也至於武王乘黎則迫于

王都而近亦觀政之事也

案漢儒皆以戡黎爲文王事鄭氏以爲武王乘黎本蘇氏

說祖伊所以恐歟祖伊既曰天既訖我殷命疑若不可救矣然奔走告于王戒之甚切者猶冀其萬一也使紂一旦悔過自新則武王必不用兵而商之天命可復延此亦武王之本心也不有康食者謂祭無益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也不虞天性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也不迪厥典者狎侮五常也祖伊之言卽武王數紂之言先儒謂武王觀兵之後紂若悔過不迪存其社稷宗廟封諸商爲二王之後不復北面事之此豈武王之心哉

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藝海珠塵
序云一月戊午蓋商正已當絕而周正未建故不稱正月武王有一月壬辰征伐商之文蓋武王興師之時亦已不用商正也若夫商正未當絕則孟津之師未舉矣經稱十三年當依序文作十一年史記云武王克商二年訪箕子而洪範亦云十三祀訪箕子可見也

牧誓

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則武王謂紂爲獨夫謂予有三千人同心同德不誣矣經云四伐五伐乃止六步七步乃止不獨自嚴整爲不可破之勢亦恐鋒刃施於克奔者故戒徐徐進退

彼拒則擊之不拒則不至妄擊也王者之師整暇矜審蓋如此嗚呼仁哉

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序稱勝商殺紂亦誅獨夫紂之義也然於此言者不界九疇彝倫攸斁之義也以箕子歸則彝倫敘而天錫武王矣箕子徉狂去國有不臣武王之意武庚旣立則箕子可歸矣箕子之歸爲洪範九疇非爲武王也其後受封於朝鮮則武王亦不敢臣之也

立政

立政以用人爲本以卹獄爲先故一篇之書言宅俊卽

藝海珠塵
及庶獄始言庶言次言庶獄庶事而不及庶言未止言
庶獄而不言庶事而曰勿誤其意深矣終篇又命司寇
蘇公敬獄蓋國祚之長短全在德刑之相勝周家卜世
之永仁勝殘也故以長我王國屬之司寇

呂刑

古者重刑無贖至穆王好巡幸無財用遂造贖法五刑
皆有贖墨百鍰劓惟倍荆倍差宮六伯鍰大辟千鍰聖
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于
用刑底意先儒論流宥五刑謂刑之重者金作贖刑謂
刑之輕者又曰重刑不可贖金贖者鞭扑二輕刑耳

藝海珠塵

經部書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崇明 施 鑾坡 掖輝校

舜典補亡

毛奇齡纂奇齡字大可初名甦字初晴浙江蕭山人康熙己未博學鴻儒官翰林院檢討
有西河
合稿

舜典者堯舜二典之一也尚書有堯舜二典出伏生
壁中謂之今文漢太史令司馬談作本紀時採其文
依次抄入紀中已百年矣及漢武天漢之末有古文
尚書出于孔壁其子遷始就孔安國問學將採古文

藝海珠塵
攪入之而以救李陵得罪下之蠶室至征和之初又
值巫蠱事發古文經文僅藏官府而史遷則祇見書
序不及見古文五十八篇之書故五帝本紀其所載
堯舜二典皆今文尚書中文掇其詞而抄變之所謂
勦易舊文以成一家言者並非古文然而今文之節
目次第則顯然在也其後孔傳行世相傳亡舜典一
篇實不知何時所亡而細揅其詞則舜典尚存半篇
在堯典後徒以編今文者脫去書序誤與堯典連篇
謂但有堯典而無舜典而其在古文則實亡舜典前
截未嘗全亡而不曉舜典後截在堯典中以致蕭齊

建武間吳人姚方輿得舜典二十八字于大術市安
攬之釐降二女之後慎徽五典之前以爲舜典不亡
而不知慎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尚是堯典惟月
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而世不知也但今文堯典自
當有舜典全篇在放勳殂落之後而晉後盛行古文
以爲古文五十八篇原包有今文二十八篇在內不
必單行今文而于是今文之本至六季盡亡考漢晉
儒者並不曉堯舜二典分割何處但稱虞書夏書爲
虞夏書以不知何者虞何者夏也稱堯典舜典爲堯
舜典以不解誰是堯誰是舜也至宋人劇攻古文安

謂今文真而古文僞今文無舜典誰敢云有舜典者
于是謂月正元日以後盡是堯典則不通極矣夫子
百篇序早分堯舜二典而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
稱堯典者祇在慎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如孟
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類而在月正元
日後則並無一語稱堯典者則此真舜典矣况史記
于古文祇得百篇序盡採之入本紀世家而五十八
篇之書並不及一字其所入者惟今文而五帝本紀
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史記引掇皆不用原文第襲
其大畧而勦易之然蹤跡可見是今文雖亡而史記

本紀則正今文之可據者今較史記二帝紀則自曰
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卽是堯典
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
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尚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
因卽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
雖其詞與本經不同皆勦易抄變並非舊典然大概
可睹也向思旁搜五帝遺載散見諸稗官者以實其
說而事涉不經其文不雅馴因盡刪去仍祇存帝紀
所有及原註所并及者分列之以載于篇

舜典

虞舜 名曰重華 此下皆史記 帝舜紀文

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

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

意以至于舜七世矣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

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

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

舜冀州之人也

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

尚書大傳販于頓丘就時負夏 孟子遷於負夏

者逐時言越候以營利也然則舜又行估販矣

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

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 此與前復出以採掇非一書也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

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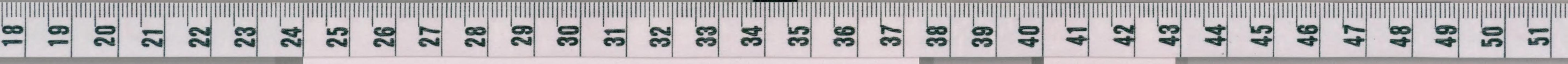
以觀其外 此與堯典似同而實異者後試舜五典百官節亦如之

孟子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 親戚

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嬖手等也 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



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孟子象稱舜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
予牛羊

孟子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
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

孟子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 通史瞽叟使舜滌

廩舜告堯二女二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

舜既登廩得免去也

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謂旁先營一
可匿而出去

之空也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

孟子使浚井出從而掩之 通史舜穿井又告二女

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舜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

舜從他井出去也

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

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象

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

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庶幾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

孟子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千

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



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

治孟子文修飾似原經文

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自此至烈風雷雨不迷皆重敘舜歷試諸難之事

與堯典文大同小異在百揆四門以次見後此但提慎徽五典句而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省蘭案四字原脫今

補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

其美不隕其名至于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

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自昔高陽氏後至此全襲左傳季文子使史克對宣

公文以解納于百揆百揆時序句此解經非經文也後倣此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

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

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顛瑣氏有不才子不

可教訓不知語言天下謂之檇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

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

下謂之饗飡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于四門乃流四

凶族遷于四裔以御魘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昔自

帝鴻氏至此亦全襲左傳文以解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句

左傳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

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



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

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此二句有與堯典同

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

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

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

孟子堯老而舜攝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

子而謳歌舜

而禹臯陶契后稷伯夷夔龍惟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

用未有分職綜數語起下二十二人之命此亦史文非經文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此下皆舜典原文而以史記文証之

於是舜乃至於文祖此下皆史記文後倣此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謀于四岳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

人蠻夷率服

命十二牧諭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兪汝往哉

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然嗟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臯陶舜曰然往矣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曰棄黎民始饑

今文作祖饑故抄作始

汝后稷播時百穀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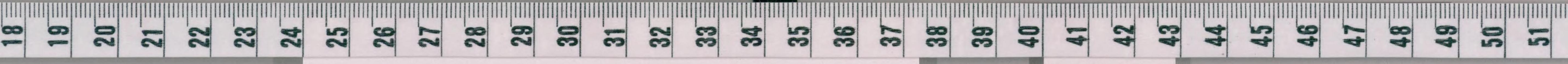
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能信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及斯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



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朕虞官名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若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為秩宗夙夜惟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為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

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典樂亦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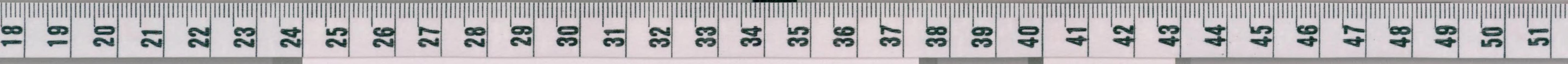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宋蔡沈作尚書集傳謂此十二字衍文係益稷謨脫簡于此者今史記有此文至益稷謨則採入夏本紀中以大禹臯陶益稷三謨皆是夏書然仍有鳳皇來儀百獸率舞諸文此係兩出非復出也劉向校尚書其脫簡者祇酒誥召誥二篇他無脫簡見藝文志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偽振驚朕眾命汝為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信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異分北三苗威異

即咸熙也後世考功法有尤異本此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皐陶爲其理平民各伏得其

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

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

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

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

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

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島夷四海之內

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舜韶樂係禹所作故大禹

陳謨有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語楚詞天問亦云啟棘賓商九功九歌啟者禹子也致異物鳳

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此一段史文非經文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

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

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

零陵



陟方陟于方岳言巡狩也禮記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此有明據者宋人襲韓愈說謂陟方即升還言死也則乃死二字贅矣又或以陟字訓死方乃死為陟字之註尤屬無理

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惟謹如子道封弟象為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此節史文

藝海珠塵

經部四書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德清 戚 晟 升如校

論語筆解

韓愈纂李翱蔡鄭鄭評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舊唐書作昌黎人唐貞元八年進士表署宣武節度使觀察推官歷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獻字習之隴西人唐貞元中進士調校書郎歷山南東道節度使鄭字謙止江南武進人明天啓壬戌進士遷庶吉士等謫祭陽枉法死有峯陽草堂集

學而第一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馬曰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



韓曰反本要終謂之復言行合宜終復乎信否則小信未孚非反覆不定之謂

李曰尾生之信非義也若要終合宜必不抱橋徒死馬云反覆失其旨矣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馬曰恭不合禮非禮也恭遠恥辱故近禮

韓曰禮恭之本也知恭而不知禮止遠辱而已謂恭必以禮為本

李曰晉世子中生恭命而死君子謂之非禮若恭而不死則得禮矣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曰因親也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韓曰因訓親非也孔失其義觀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

李曰因之言相因也信義而復本禮因恭而遠嫌皆不可失斯迺可尊

子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孔曰敏疾也言道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

韓曰正謂問道非問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孔不分釋之則事與道混而無別矣

李曰凡人事政事皆謂之事迹若道則聖賢德行非



記誦文辭之學而已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
不貳過此稱為好學孔云問事是非蓋得其近者小
者失其大端

為政第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包曰蔽猶當也又曰歸於正也
韓曰蔽猶斷也包以蔽為當非也按思無邪是魯頌
之辭仲尼言詩最深義而包釋之略矣
李曰詩三百篇斷在一言終於頌而已子夏曰發乎
情民之性也故詩始於風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故
終無邪一言詩之斷也慮門人學詩徒誦三百之多

而不知一言之斷故云然爾

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孔曰知天

韓曰天命深微至蹟非原始要終一端而已仲尼五

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天命

李曰天命之謂性易者理性之書也先儒失其傳性

孟軻得仲尼之蘊故盡心章云盡其心所以知性修

性所以知天此天命極至之說諸子罕造其微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鄭曰耳聞其言知其微旨也馬

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韓曰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順天



也

李白上聖既順天命豈待七十不踰矩法哉蓋孔子與言時已七十矣是自衛反魯之時也刪修禮樂詩書皆本天命而作如其順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孔曰温故也等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師矣

韓曰先儒皆謂等釋文翰由故及新此是記問之學

不足為人師也吾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已之新意

可為新法

李曰仲尼稱子貢云告諸往而知來者此與温故知

新義同孔謂等釋文翰則非

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不周

韓曰上文君子不器與下文子貢問君子是一段義

孔失其旨反謂疾小人有戾於義

李曰子貢門人上科也自謂通才可以不器故聞仲

尼此言而發問端仲尼謂但行汝言然後從而知

不器在汝非謂小人明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孔曰文質禮變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五經

論語

解



韓曰孔馬皆未詳仲尼從周之意泛言文質二統非也

李曰損益者盛衰之始也禮之損益知時之盛衰因者謂時雖變而禮不革也禮不革則百世不衰可知焉窮此深旨其在周禮乎

韓曰後之繼周者得周禮則盛夫周禮則衰孰知因之之義其深矣乎

八伯第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馬曰救止也包曰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者乎

韓曰謂當作爲字言冉有爲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問禮乎包言泰山之神非其義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鮑曰不自親祭使攝者不盡敬與不祭同

韓曰義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蓋魯僖公亂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躋而亂也故下文云吾不與祭蓋嘆不在其位不得以正此禮矣故云如不祭言曾逆祀與不祀同焉

李曰包既失之孔又甚焉孔注祭神如神在謂祭百神尤於上下文乖舛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廟享



韓曰人君謂天子也非諸侯通用一禮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左氏曰不告朔非也吾謂魯祀周公以天子禮魯君每月朔不朝於周但朝周公之廟因而祭曰廟享其實以祭爲重爾文公旣不行告朔之享而空朝於廟是失禮也然子貢非不知魯禮之失特假餼羊之問誠欲質諸聖人以正其禮爾又曰天子云聽朝謂聽政於天下也諸侯云告朔謂以下之政告於上也每月頒朔於諸侯諸侯稟朔奉王命藏祖廟於是魯有廟享之文他國則以此禮李曰襄二十九年凡三正月公在楚左氏曰釋不朝

正於廟吾謂魯禮正月歲首謂之朝正也每月卽謂之告朔蓋一禮歟

又曰案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蓋當時諸侯皆有稟命告朔明文其所無者惟朝正不侔周公廟享爾

里仁第四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韓曰無適無可也無莫無不可也惟有義者與相親比爾

李曰下篇第九云子絕四曰毋固注云無可無不可

在毋固執焉王通云不可天下所共存也孟子曰
惟義所在其旨同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孔曰懷德懷安

也懷土重遷也懷刑安於法也包曰懷惠恩惠也

韓曰德難形容必示之以法制土難均平必示之以
恩惠上下二義轉相明也

李曰君子非不懷土也知土均之法乃懷之矣小人
只知土著樂生之惠殊不知上之德何極於我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
謂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曰直曉不唯

韓曰說者謂忠與恕一貫無偏執也

李曰參也參是其忠也參至孝是其恕也仲尼嘗言
忠必恕恕必忠闕一不可故曾子聞道一以貫之便
曉忠恕而已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包曰數謂連數之數

韓曰君命召不俟駕速也豈以速為辱乎吾謂數當
謂頻數之數

李曰頻數再三瀆必辱矣朋友頻瀆則益疏矣包云
速數非其旨

公冶長第五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韓曰未能見信於時未可以仕也子說者善其能付已知時變

李曰孔言未能究習是開未足以仕非經義也鄭言志道深是開以不仕為得也非仲尼循循善誘之意云善其能付已知時變斯得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如也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爾

韓曰回亞聖矣獨問子貢孰愈是亦賜之亞回矣賜

既發明顏氏具聖之體又安用慰之乎包失其旨

李曰此最深義先儒未有究其極者吾謂孟軻語顏回深入聖域云具體而微其以分限為差別子貢言語科深於顏回不相絕遠謙云得其體之二分蓋仲尼嘉子貢亦窺見聖奧矣慮門人惑以謂回多聞廣記賜寡聞陋學故復云俱弗如以釋門人之惑非慰之云也

韓曰吾觀子貢此義深微當得具體八分所不及回二分爾不然安得仲尼稱弗如之深乎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

子與何誅舊文作畫字

韓曰畫當為畫字之誤也宰子四科十哲安得有畫

此辨下聯木朽猶存情

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又曰於予顯是言宰

子也下文云始吾今吾者卽是仲尼自謂也

李曰於予與何誅并下文於予與改是二句先儒亦

失其旨吾謂仲尼雖以宰予高閑晝寢於宰予之才

何責之有下文云於宰子言行雖晝寢未為太過使

改之不畫亦可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孔曰性者人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

朝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韓曰孔說粗矣非其精蘊吾謂性與天道一義也若

解二義則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聞乎哉

李曰天命之謂性是天人相與一也天亦有性春仁

夏禮秋義冬智是也人之率性五常之道是也蓋門

人只知仲尼文章而少克知仲尼之性與天道合也

非子貢之深蘊其知天人之性乎

雍也第六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謂曰人之生自終

曰罔正

韓曰直當為德字之誤也言人生稟天地大德罔無

直是幸也

論語筆解卷一

八



也若無其德免於咎者尠矣

古書德作惠

李曰洪範三德正直在其中剛柔共成焉無是一者必有咎况咸無之其能免乎包謂誣枉正直則罪無赦何幸免哉馬言自終又非生也之義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鮑曰齊可使如魯

時之

韓曰道謂王道非大道之謂

李曰有王道焉吾從周是也有霸道焉正而不譎是

也有師道焉天子禮樂吾舍魯何適是也然霸道可

以至師道師道可至王道此三者皆以道言也非限

之以器也故下文云觚不觚言器不器也觚哉重言不器所以臻道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弗畔道不離也

韓曰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

李曰文勝則流靡必簡約禮稱君子之中庸是也鄭

言文之畔豈稱君子云哉失之遠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

厭之曰行道非婦人之事

韓曰矢陳也否當為否泰之否厭當為厭亂之亂孔



失之矣爲誓非也後儒因以誓又以厭爲攝益失之矣吾謂仲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云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妙解李曰古文闕略多爲俗儒穿鑿遂失聖人經旨今退之發明深義決無疑焉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若老彭祖述之而已韓曰先儒多謂仲尼謙詞失其旨矣吾謂仲尼傷已不遇嘆其道若老彭而已

李曰下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制禮作樂慕周公所爲豈若老彭述古事而已顯非謙詞蓋嘆當世鄙俗竊以我比老彭無足稱爾韓曰殷賢惟伊傅餘固蔑稱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曰言人能奉禮之皆教誨之焉

韓曰說者謂束爲束帛脩爲蓋脯人能奉束脩於吾則皆教誨之此義失也吾謂以束脩爲束羞則然矣行吾而教之非也仲尼言小子洒掃進退束脩末事但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自所束脩言



李曰誨人不倦此其旨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鄭曰叔子爭國也孔子以夷

韓曰上篇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言君

子雖惡不怨也又下篇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

叔齊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吾嘗疑三處言夷

齊各不同吾謂此段義稱賢且仁者蓋欲止冉有為

衛君而已

李曰聖人之言無定體臨事制宜孟軻論之最詳曰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

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大抵仲

尼與時偕行與時偕極無可無不可是其旨也其餘

稱賢且仁誠非定論

韓曰習之深乎哉吾今乃知仲尼之言瞻之在前忽

然在後不可驟窺其極知此方可讀書不然只是擔板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孔曰雅音正言也鄭

音然後義全

韓曰音作言字之誤也傳寫因注云雅音正言遂誤

爾



李曰孔鄭注皆分明但誤一音字後人或惑之蓋一時
門弟子所記錄云子所雅言卽下云詩書執禮皆雅
言也云爾其義煥然無惑

秦伯第八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
而無禮則絞狂曰蕙懼

韓曰王注云不以禮節之吾謂禮者制中者也不及
則爲勞爲蕙過則爲亂爲絞絞確也

李曰上篇云禮之用和爲貴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此言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今言恭必企而進禮不

可太過大抵取其制中而已乎

韓曰上篇云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

正謂言禮之皇極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樂也禮所

韓曰二者皆起於詩而已先儒略之遂惑於二矣然

解之

李曰詩者起於吟咏情性者也發乎情是起於詩也
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刪詩而樂正雅頌是成於樂
也三經一原也退之得之矣包氏無取焉

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布



民無能
識其名

韓曰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非不識其名也

李曰仲尼稱堯如天之難狀也亦猶顏回稱仲尼如

天彌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與此義同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抱曰寡能及
故希言

韓曰仲尼罕言此三者之人焉非謂罕言此三者之
道也

李曰上篇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仲尼凡
於道則無不言但罕有其人是以罕言爾下篇云必

有之吾未之見此罕言之義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無固行無有其身也

韓曰此非仲尼自言蓋弟子記師行事其實子絕二
而已吾謂無任意卽是無專必也無固行卽是無有
己身也

李曰非弟子記之繁傳之者誤以絕二爲四也但見
四毋字不曉二義而已亦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雖
四事其實二事云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聖人受命則

無此端吾已矣夫者傷不
得見也河圖遇八卦是也

藝海珠塵

論語筆解卷一

七



韓曰王道盛則四靈為畜非但受命符爾

李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云籀韶九成

鳳凰來儀皆言王道太和及此矣聖人傷已之不得

見非受命祥瑞爾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既賜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飽相恍

得而形容孔曰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韓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此回首自謂雖卓立

未能及夫子高遠爾

李曰退之深得之矣吾觀下篇云可與共學未可與

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所立卓爾尚未可權是

顏回自謂明矣孔義失其旨

子路使門人為臣鄭曰子路欲使弟行為臣之禮也

韓曰先儒多惑此說以謂素王素臣後學由是責子

路欺天吾謂子路剛直無諂必不以王臣之臣欺天

爾本謂家臣之臣以事孔子也

李曰卿大夫稱家各有家臣若輿臣隸隸臣臺臺臣

僕之類皆家臣通名仲尼是時患三家專魯而家臣

用事故責子路以謂不可效三家欺天爾



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孔曰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自所立未必能權量輕重

韓曰孔注猶失其義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耶權者經權之權豈輕重之權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如此則理通矣所見如此

李曰權之為用聖人之至變也非深於道者莫能及焉下文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仲尼思權之深也公羊云反經合道謂之權此其義也仁章合看妙義躍然

鄉黨第十

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吉月即皮弁服也

韓曰吉禮所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吉日非正朔而已

李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今究其義皆因吉禮以別下文凶賓嘉爾

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曰讎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韓曰正文無廟字又云恐驚先祖疑孔穿鑿非本旨

李曰仲尼居鄉似不能言者觀讎鬼非禮也故朝服立階欲止之使不讎適會時當在阼階爾別無異義

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周曰子路共之



非本意不苟食
故三嗅而後

韓曰以為食具非其旨吾謂嗅當作鳴鳴之鳴雉之聲也

李曰子路拱之雉嗅而起記者終其事爾俗儒妄加異義不可不辯也

論語筆解上

藝海珠塵

經部四書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錢塘 陳 希濂 秉衡校

論語筆解

韓愈纂李翱參鄭鄴評

先進第十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曰稽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韓曰門謂聖人之門言弟子學道由門以及堂由堂以及室分等降之差非謂言仕進而已

李曰如由也升堂未入於室此等降差別不及門猶



在下列者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說者曰字而不
非夫子云

韓曰論語稱字不稱名者多矣仲尼既立此四品諸
弟子記其字而不名焉別無異旨

李曰仲尼設四品以明學者不問科使自下升高自
門升堂自學以格於聖也其義尤深但俗儒莫能循
此品第而窺聖奧焉

韓曰德行科最高者易所謂默而識之故存乎德行
蓋不假乎言也言語科次之者易所謂擬之而後言

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不可為典要此則非
政法所拘焉政事科次之者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言非事文辭而已文學科為下者記所謂離經
辯志論學取友小成大成自下而上升者也

李曰凡學聖人之道始於文文通而後止入事人事
明而後自得於言言忘矣而後默識已之所行是名
德行斯入聖人之奧也四科如有序但注釋不明所
以然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注曰回庶幾聖道雖數空賢而樂在其中賜不受
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益美回所以屢賜也



韓曰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此近之矣謂富不
虛心此說非也吾謂回則坐志遺照是其空也賜未
若回每空而能中其空也貨當為資植當為權字之
誤也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此益明賜之所
以亞回也

李曰仲尼品第回賜皆大賢豈語及貨殖之富耶集

解失之甚矣吾謂言語科寔資權變更能慮中乎即

回之亞匹明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孔曰循舊

迹亦少創業亦不能入聖人之奧室

韓曰孔說非也吾謂善人即聖人異名爾豈不循舊
迹而又不入聖人之室哉蓋仲尼誨子張言善人不
可循迹而至於心室也聖人心室惟奧惟微無形可
觀無迹可踐非子張所能至爾

李曰仲尼言由也升堂未入於室室是心地也聖人
有心有迹有造形有無形堂堂乎子張誠未至此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孔曰論篤是口無

擇行色莊者不惡而嚴

韓曰孔失其義吾謂論者討論也篤極也是此也論
極此聖人之道因戒子張但學君子容色莊謹即可

以及乎君子矣

李曰與疑辭也乎語終也上句云論篤此與者言子張未極此善人也下句言莊者欲戒子張檢堂堂之過約歸於君子容貌可也孔註云三者為善人殊失聖人之本意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死已無所敢死也

韓曰死當為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顏淵後下文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死理也

李曰以回德行亞聖之才明非敢死之士也古文說

誤包註從而訛舛退之辯得其正

點爾何如至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

韓曰浴當為浴字之誤也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

李曰仲尼與點蓋美其樂于道也餘人則志在諸侯故仲尼不取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曰克己約身也孔曰復返也身能返禮則為

仁矣



韓曰孔馬得其皮膚未見其心焉吾謂回問仁仲尼
答以禮蓋舉五常之二以明其端焉故下文云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舉五常之四
以終其義

李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視聽言貌思五常之具也今
終之以動者貌也貌爲木爲仁此問非顏回具體安
能究仲尼之心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韓曰簡編重錯雜也篇中已有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可以弗畔矣夫今削去此段可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馬曰常有謙退之志

韓曰此與上篇色莊者乎一義也皆斥言子張質直
莊謹下於人則爲達士矣

李曰下文云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此
並戒堂堂乎張不貴必聞在乎必達

子路第十三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
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
凡行常事我爲大天雖不見任
用必當與聞之

韓曰政者非更改之謂也事者非謂常行事也吾謂
凡干典禮者則謂之政政即常行焉則謂之行行其
常則謂之人事

李曰政事猶言文學也文之義包乎天地大矣學之
者人也政之事包乎典禮大矣事之者人也仲尼蓋
因冉有之對以明政事不可不分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以為士矣子曰宗族稱其孝焉鄉
黨稱其悌焉舊本子曰行已有耻
為上文簡編差失也

韓曰孝悌為百行之本無以上之者

曰政問其次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

矣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
可以為次矣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為
硜硜小人之類也

韓曰硜硜敢勇貌非小人也小當為之字古文小與
之相類傳之誤也上文既云言必信行必果豈小人
為耶當作之人哉於義得矣

李曰請以四科校量次第則孝悌當德行科上也使
四方不辱君命當言語科次也言必信行必果當政
事科又其次以推文學可知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即就戎
兵也

韓曰七年義不解吾謂即戎者衣裳之會兵車之會



皆謂卽戎矣此是諸侯朝會于王各修戎事之職按
王制云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仲尼志在尊周故言五
年可以卽戎事朝天子七年者字之誤歟

李曰退之言尊周得其旨矣七年五年字誤當究其
詳吾謂周禮太宗伯云殷纘曰視鄭義曰殷纘一服
朝之歲也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
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又大行人職云侯服歲一
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
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正歲徧存二歲徧頰五歲
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

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半禮同數器
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以是究之蓋天子卽
位元年諸侯畢朝謂之一服朝爲始也六服凡六年
終至七年又復始矣十一歲王撫諸侯禮終至十二
年又亦如初故鄭註宗伯職云元年七年十一年皆
舉其始也

韓曰噫習之可謂究極聖人之奧矣先儒但以攻戰
爲卽戎殊不思仲尼教民尊周謹朝聘所以警當世
諸侯舉七年而元年十一年從可知矣

憲問第十四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雖曰

子猶未
能備

韓曰仁當為備字之誤也豈有君子而不仁者乎不易之見

稱小人又豈求其仁耶吾謂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

矣小人求備則未之有也

李曰孔註云備是解其不備明矣正文備作仁誠字

誤一失其文浸乖其義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曰為己履而行
之為人徒能言之

也

韓曰為己者謂以身率天下也為人者謂假他人之

學以檢其身也孔云徒能言之是不能行之失其旨

矣

李曰孟子云堯舜性之是天人兼通者也湯武身之

是為己者也五伯假之是為人者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

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韓曰子貢慮門人不曉仲尼言我無能焉故云自道

以明有能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也孔曰此方人

人



韓曰不暇比方人者其旨安在吾謂義連上文云夫君子自道者我無能此是比方君子之言也惟子貢明之故門人記子貢方人四字下文曰賢乎哉善子貢能知我比方人耳復云不暇者終自晦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包曰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韓曰包氏以上文連此七人失其旨吾謂別段非謂上文避世事也下文子曰別起義端作七人非以隱避為作者明矣避世本無為作者本有為顯非一義李曰其然乎包氏所引長沮以下苟合于義若于作者絕未為得吾謂包氏因下篇長沮桀溺云與其從

辟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遂舉此為七人苟聯上義殊不知仲尼云鳥獸不可與同羣此則非沮桀輩為作者明矣又況下篇云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七人豈得便引為作者可乎包謬不攻自弊矣

韓曰齊魯記言無不脫舛七人之數固難條列但明李曰以作者之謂聖之義明之則理道明矣

韓曰仲尼本至誠如此乎但學者失之云耳
原壤夷俟子曰老而不死是謂賊以杖叩其脛
馬曰猥



地輟也

韓曰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指為夷侯踞足原不自知失禮故仲尼既責其為賊又指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非擊之明矣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禮記本經不韓曰俎豆與軍旅皆有本有末何獨于問陳為末事也鄭失其旨吾謂仲尼因靈公問陳遂譏其俎豆之小尙未習安能講軍旅之大乎

李曰俎豆宗伯之職軍旅司馬之職皆周禮之本也鄭以為末事皆乖仲尼本意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

韓曰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為得

李曰濫當為慍字之誤也仲尼因由慍見故云窮斯慍焉則知之固如由者亦鮮矣

子張問行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包曰衡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

韓曰參古驂字衡橫木式也子張問行故仲尼喻以



車乘立者如御驂在目前言人自忠信篤敬坐立不
忘於乘車之間

李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與此意同
包謂驂為森失之矣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鄭曰義以為質謂操
行也孫出之謂言語

韓曰操行不獨義也禮與信皆操行也吾謂君子體
質先須存義義然後禮禮然後遜遜然後信有次序
焉

李曰上云君子者舉古之君子也下云君子哉者言

今之學者能依此次序乃能成君子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包曰有古之良史有疑則闕之
有馬不調良則借人乘習之

韓曰上句言已所不知必闕之不可假他人之言筆
削也譬如有馬不能自乘而借他人乘之非已所學
耳

李曰上云吾猶者是喻史官闕文下句更喻馬不可
借他人今亡者言吾今而後無借乘之過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曰貞正也諒信也君
其道不必小信

韓曰諒當為讓字誤也上文云當仁不讓于師仲尼



慮弟子未曉故復云正而不讓謂仁人正直不讓于師耳孔說加一小字為小信妄就其義失之矣

季氏第十六

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曰周

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諸侯自作禮樂征伐專行始于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于乾侯

韓曰此義見仲尼作春秋之本也吾觀隱至昭十君誠然矣禮樂征伐自作不出于天子亦然矣若稽諸春秋吾疑十二公引十世為證非也

李曰退之至矣觀隱公不書即位而書王正月定公不書正月而書即位此有以見自桓至定為十世仲

尼本旨存不言哀公未沒不可言世也

韓曰其然乎吾考隱公書正月者言周雖下衰諸侯稟朔不可不書也隱攝政不書即位言不預一公之數也定書即位繼體當為魯君不書正月者不稟朔也稟朔因三桓強盛不由公室也政去公室則自桓公至定公為十世明矣

李曰吾觀季氏一篇皆書孔子曰餘篇即但云子曰此足見仲尼作春秋本惡三桓正謂亂臣賊子當時弟子避季氏強盛特顯孔子之名以制三桓耳故悉書孔子曰以明當時之事三桓可畏宜其著春秋以



制其疆焉

韓曰深哉先儒莫之知也今驗魯論因知春秋本末
惟季氏篇章學者盍三復其義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子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
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

韓曰季孫行父自僖公時得魯政至平子意如逐昭

公子乾侯終季孫斯定公八年為陽虎所伐桓子即

季孫斯也仲尼既言諸侯十世又言大夫五世者斥

魯君臣皆失道也

李曰此又明春秋自桓至定交相驗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馬曰陽虎為季氏家
臣至虎三世出奔

韓曰定公九年陽貨以葱靈逃奔宋遂奔于晉至哀

公二年陽虎猶見于左傳蓋仲尼自定哀之際三桓

與魯皆衰故春秋止于麟厥旨深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曰魯自東門襄仲立宣
公于魯是改在大夫至定公

五世
矣

韓曰此重言定公時事也上文十世五世三世希不

失者蓋泛言之耳此云祿去公室五世及下文云政

逮于大夫四世皆指實事言也

李曰重言之知仲尼閱魯為三桓所奪臣主俱不振

矣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子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

李曰註亦重解季氏當定公時季氏斯為陽虎所伐極則衰矣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子曰三桓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

李曰仲尼魯哀十一年自衛返魯使子路伐三桓城不克至十四年叔孫氏西狩獲麟仲尼乃作春秋始于桓終于定而已三家興于桓衰于定故徵王經以貶強臣三桓子孫微者論默扶公室將行周道也

陽貨第十七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韓曰時當為待古者亦作峙南人音作遲其實待為得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慎所習上智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為賢

韓曰上文云性相近是人以可習而上下也此文云上下不移是人不可習而遷也二義相反先儒莫究其義吾謂上篇云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與此篇二義兼明焉

李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性命之說極矣學者罕



明其歸今二義相戾當以易理明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利貞者情性也又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謂人性本相近于靜及其動感外物有正有邪動而正則為上智動而邪則為下愚宗然不動則情性兩忘矣雖聖人有所難知故仲尼稱顏回不言如愚退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蓋坐忘遺照不習如愚在卦為復天地之心遂矣亞聖而下性習近遠智愚萬殊仲尼所以云困而不學下愚不移者皆激勸學者之辭也若窮理盡性則非易莫能窮焉

韓曰如子之說文雖相反義不相戾誠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坤道順乎承天不習無不利至哉果天地之心其遠矣乎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至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

為東周乎子曰弗擾為季氏幸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與周道于東方故曰東周

韓曰仲尼畏三桓不欲明言往公山氏又不容順子

路當季氏故言吾為東周東周平王東遷能復修西

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禮不徒往也非子路所測

李曰孔謂興周道於東方失其旨矣

子路曰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言



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曰晉大夫趙簡子邑宰不

韓曰此段與公山氏義同有以知仲尼意在東周雖佛胥小邑亦往矣

李曰此自衛返魯時所言也意欲伐三桓子路未曉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曰六蔽

者下文謂六事仁智信直勇剛也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蕩無所適守賊者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韓曰此三言是泛學五常之有蔽也不言禮義略也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

好學其蔽也狂孔曰狂妄也詆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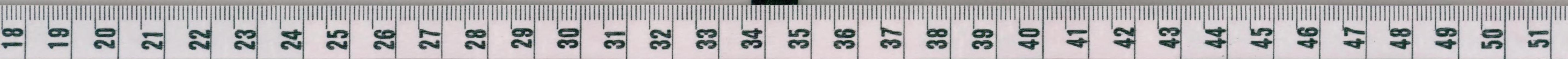
韓曰絞確也堅確之義此三者指子路辭也由之為人直勇剛故以絞亂狂戒之耳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曰國風之始三綱之首

韓曰吾觀周南蓋文武已沒成王當國之時也且夷分陝故別為二南成伯魚當知此耳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鄭

所貴安上治民馬韓曰此連上文訓伯魚之詞也馬鄭曰所貴移風易俗



藝海珠塵 卷二
但言禮樂大略其精微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曰

鄉原德之賊也

孔曰荏柔也內柔佞也周伯曰鄉向也古字同

韓曰原類柔字之誤也古文盜從原柔後人遂誤內

柔爲鄉原足以明矣

內柔二字判盡小人

李曰義連上文內荏古嵐字亦類柔字蓋仲尼重言

一內柔者詐爲色厲則是德之賊也

韓曰外柔而內厲則尚書所謂柔而立也若外厲而

內柔則是穿窬盜賊爾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

韓曰此義最深先儒未之思也吾謂仲尼非無言也

特設此以誘子貢以明言語科未能忘言至于默識

故云天何言哉且激子貢使進于德行科也

李曰深乎聖人之言非子貢孰能言之孰能言默識

之耶吾觀上篇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又一下篇陳子禽謂子貢賢于仲尼子貢曰

君子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猶天不可

階而升也此是子貢已識仲尼天何言哉之意明矣

稱小子何述者所以探引聖人之言誠深矣哉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

焉注曰三人行異而仁其憂亂寧民

韓曰殺身成仁比干以之微箕子子校之劣焉仲尼俱稱仁別有奧旨先儒莫之釋也

李曰聖人先言微子以其先去之也後言比干以其

諫之晚矣中言箕子則仁兼先後得聖人中焉各得所見

韓曰箕子明夷與文王同乎易象尙書洪範見武王

伸其師禮然則箕子非止商之仁也蓋萬世之仁乎

眼具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孔曰魯三卿季氏下卿社

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聖道難行故言老不能用矣

韓曰上段孔子行是去齊來魯也下段孔子行是去

魯之衛也孔子惡季氏患其強不能制故出行他國

李曰按史記孔子世家子在衛使子路伐三桓城不

克此是仲尼既不克三桓乃自衛反魯遂作春秋春

秋本根不止傷周衰而已抑亦憤齊將爲陳氏魯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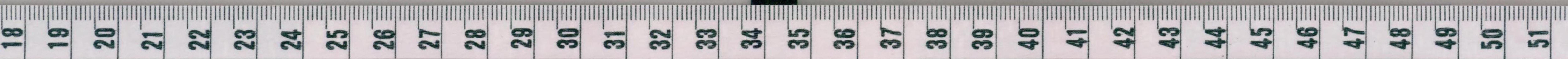
爲季氏云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亂

五季每未甚

論語筆解卷二

七



聖海珠塵

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以用也怨不見聽用

韓曰周公戒伯禽多矣仲尼獨舉此諷哀公不親信賢人爾施當為弛言不弛慢所親近賢人如此則大臣無所施矣謂施為易非也

李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謂他人易已之謂是親戚之親吾謂作親近之親為得

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曰閑猶法也小德不能不踰法故

韓曰孔註謂大德不自踰法非也吾謂大德聖人也

言學者之于聖人不可踰過其門闕爾小德賢人也尚可出入窺見其奧也

李曰防閑之閑從木義取限分內外故有出入之踰孔註便以閑訓法非也況大德之人豈踰法耶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馬曰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韓曰哀矜其民散之情勿喜施其刑罰是其旨矣李曰家語云魯人有父子訟者孔子為司寇同牢獄繫之父子皆泣子曰上失其教民散久矣皆釋之此有以見哀矜其情不喜施刑罰之驗也馬謂勿喜得

子張第十九



其情失之矣

堯曰第二十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位罪過不可隱蔽

韓曰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蔽隱桀之罪也包以桀為帝臣非也

李曰吾觀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此是湯稱帝臣明矣疑古文尚書與古文論語傳之有異同焉考其至當即無二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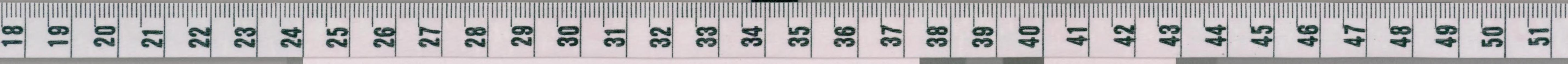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

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曰財物當與非人君之道也

韓曰猶之當為猶上也言君上吝嗇則是有司之財而已

李曰仲尼先言虐暴賊三者之弊然後言君上之職當博施濟眾為已任也按古文出直二字相類明知誤傳矣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孔曰命謂窮達之分韓曰命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非止窮達



CL.
NO. 35632

藝海珠塵

論語筆解卷二

二十

子曰命也夫且知命者天之所賦也

子曰命也夫且知命者天之所賦也

子曰命也夫

子曰命也夫且知命者天之所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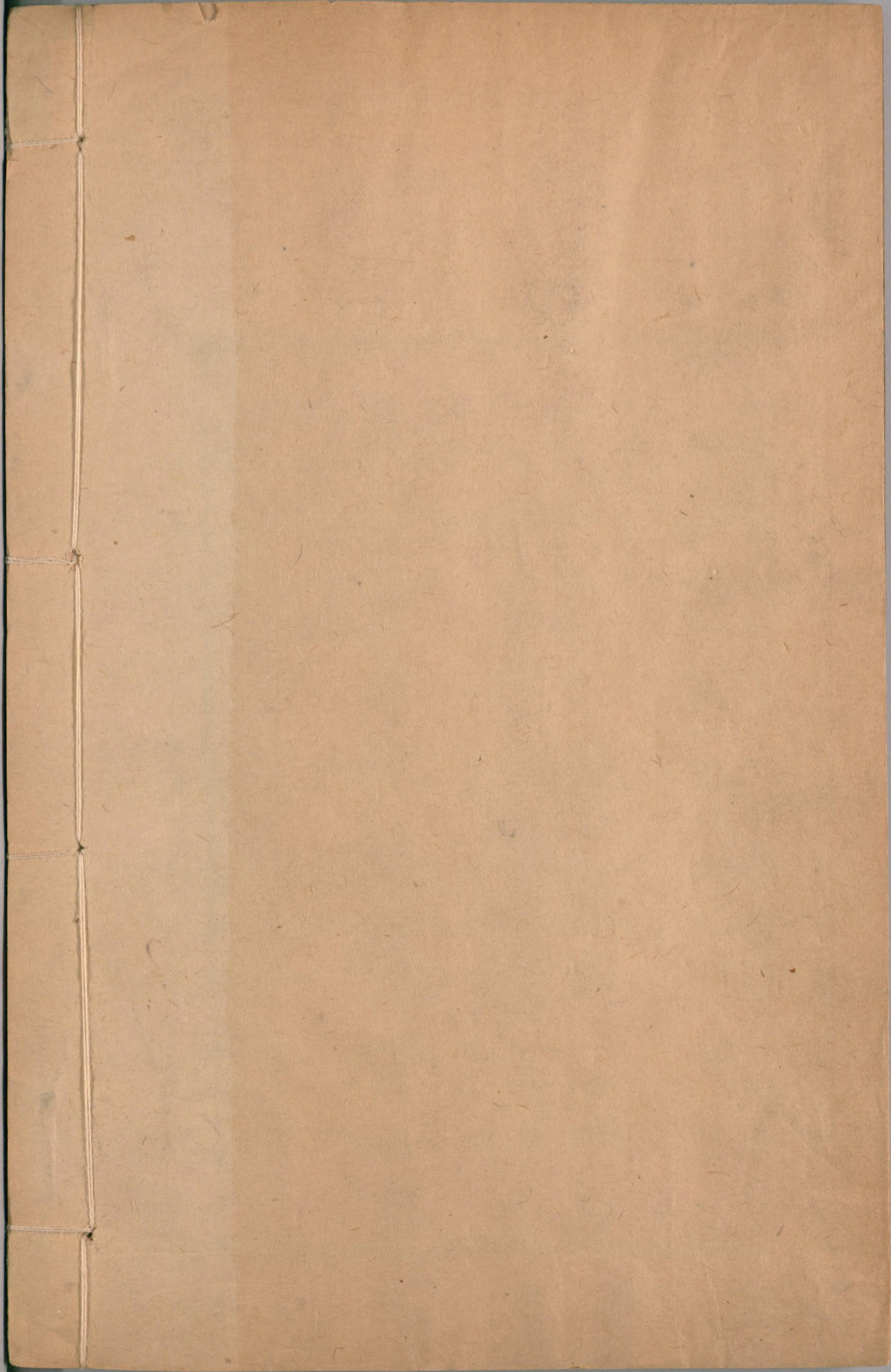
子曰命也夫且知命者天之所賦也

子曰命也夫

子曰命也夫且知命者天之所賦也

子曰命也夫且知命者天之所賦也

子曰命也夫且知命者天之所賦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